



# 机车罗汉

□出智周

事实上，他除了让人印象深刻的样貌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中的一个市井小民。

中等的个子像一截光秃秃的松木，苍老漆黑却道劲有力。瘦削的脸上眉骨、颧骨高耸，眼窝深陷，一对眉毛疏朗如松针，飞在两只细长的眼睛之上。

无论什么时候见到他，他嘴里总歪歪地叼着一只玄色烟斗，吞云吐雾之间要么望着天，要么盯着地。望着天是因为他需要抬头呼口气，免得吐出的烟圈把脸遮住了。盯着地，是因为他手上还拿着扫帚和簸箕，他需要清扫地上的垃圾。

我虽然对他知道得不多，不过我想告诉你的是关于他的人，或者还有其他。

每天早上，我总能在车库或者车库附近遇到老人。他是我们所在的小区车库及附近一小块地盘的主人，负责打点那一小块土地的卫生。他实在是一个很奇怪的人，每一次看到他，都使我产生不同的感觉。

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并不爱说话，看到我走到车库去，他用很快的速度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一眼，然后淡淡地点点头，我也对着他点点头。他在昏暗的车库中，又开始在每辆车之间兜兜转转，挥动着扫帚清理着垃圾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参加一场结婚典礼，宴席上人来人往，我们热情地和朋友打招呼。这时，我看到一个熟悉的背影，我挖空心思也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，却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。过了一会，我淡忘了这件事，这时，有个人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说：“你好啊，小伙子。”

我回头一看，就看到一位穿着西装、精神矍铄的老人站在我的身旁，他一只手拿下了嘴角的烟斗，一只手伸过来和我握手。我与他握手，一下子认出了他，他哈哈地笑道：“原来你是某的同事啊，我是他妻子的亲戚。”

他气宇轩昂，一套洗得发白的西装笔挺、熨帖，把他的气质衬托得淋漓尽致。吃好喝好，他眯着眼睛笑道，然后走到别的桌去了。

我当时对他产生了好感，觉得他的气质与别的老人都不一样。不过这样的感觉却并没有维持多久，甚至到后面越来越差了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我见到他的次数更多了。差不多就在我到车库开车的时段，他也正好在车库做清洁。我开始仔细观察他，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。

他总是漫不经心地，一圈又一圈地沿着车库走来走去，有时俯下身子扫扫地上的垃圾。可是我低头观察车库的地板，上面总是有灰尘。车库光线昏暗，并不容易检查打扫得是否清洁。原来他在浑水摸鱼，我心里这么想，再看到他，顿时原有的好感没有了。

过了几天，我们从外地回来，我把行李从车上取下来，手上大包小包的拿不完，就把两个空瓶子放在车位旁的柱子边。结果晚上回家，我看到矿泉水瓶并没有被清理，反而在旁边又增加了几个空瓶子，都码在了柱子一角。我当时心里很诧异，老人不但没有把我的空瓶子收走，反而报复性地在旁边又放了几个空瓶子。

到了第二天，我到车库一看，柱子边又多了几个空瓶子。我四处搜寻他的身影，却没有看到他，心里料到老人做了亏心事，故意在躲着我。一气之下，我把一堆空瓶子拍了照片，发在物业群里，对物业发难，指责物业的人员偷奸耍滑，没有履职尽责。

出车库门，我看到他在清理倒车杆附近的卫生，他和我打招呼我视而不见。到晚上下班，我开车进入车库，发现柱子边的空瓶子不见了。下车时，一个老婆婆拖着一袋空瓶子和我一起往外走。

袋子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空瓶子，我不由好奇：婆婆，这么多空瓶子是在车库捡的吗？

是啊，老婆婆开心地笑道，这车库做保洁的大哥人真好，每次做卫生总要把车库的空瓶子放在一边留给我。我这两天感冒了没过来，今天过来发现堆了好几堆。

意外的一点小小收获，让她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笑容。我突然明白了老人家

的良苦用心，顿生几分愧疚。第二天，我再看到他，他依旧叼着烟斗，迎着太阳，眯着眼睛对我微微笑道：“早啊，小伙子。”

“早啊，叔叔。”我对他说。

他俯身清理卫生，一点也没有想要向我解释什么。

过了一段时间，车库新换了一批灯。我抽调参加区里的工作，有时候会在中午回家。我意外地发现，半坡上的车库在阳光、灯光的照耀之下，一片明亮，车库地面格外整洁。

我之前一直对老人心存偏见，以为他没有把车库打理干净，这次意外的发现让我对他产生浓烈兴趣。再看到他，我留神观察他，发现虽然他看着漫不经心，可是却在一些细节之处能看出良苦用心。

他的簸箕并不是市场上卖的簸箕，而是精心自制的。用一根光溜溜的笔直木棍做柄，用塑料板精心裁剪做斗，做出了传统的簸箕形状。只是这簸箕和寻常的簸箕又有差别，为了防止粉尘逃逸出来，他故意把簸斗做得很高，然后把上面部分往外伸出，这样使他的簸斗看起来就像怪兽的嘴巴。而簸斗下面也有小小的机关，前面高后面低，灰尘一抖全部落入后方低处，稍大一点的垃圾则堆置在前方。倒垃圾时，只消轻轻一按棍上小机关，灰尘悉数落入垃圾桶中，让人叫绝。

而对于保洁之外额外的收获，老人似乎一点不以为意，统统把它们精心归入他和收瓶子的老婆婆心照不宣约定的柱子旁，给别人带来一点额外的惊喜。

老人来车库的时间，也很讲究。8:30他准时来到车库，因为这个时候上班的人陆续驾车离开，为打造卫生提供空间、时间。而他看似漫不经心地在车库里一遍一遍地游转，实则是因为车子陆续离开车位，他要及时搜寻新的卫生盲区，把卫生打理彻底。9点后，他开始清理车库外的人行道，合理的安排让卫生毫无死角。

注意到这些，我不由暗暗佩服他。再看到他，我会多和他说几句。他仍然眯着眼睛抽烟，有时候又把烟斗离开了嘴巴，歪着嘴巴笑了，狰狞的表情不卑不亢，还有几分可爱。

因为我的工作总是很忙，难有清闲。老人每次看到我，总是对我说，这几天工作任务加重了吗，或者问，这几天，工作轻松一点了吗？

为什么？我惊奇地问他。

他笑道：“你看着瘦了，或者你看着胖了。”

他特别喜欢他那辆红色的老旧机车，常常叼着烟斗，两只手扶着车头，呼呼地加大油门，从小区的坡道一路风驰电掣地往上升开。

有一天，我周末出发去单位，我们照例见面打招呼。

他正站在车库迎光的一面，望着外面的天空若有所思，外面起了大雾。

我正清理后备厢，他对我说：“小伙子，为什么总是闷闷不乐，年轻人，有什么值得放在心上的？”

得知我工作吃紧，又为父母不和焦头烂额。他笑道：“我以前也发愁，不过过了几年就不发愁了。”

“必须要经历又需要时间，是不是？”我问他。

他收起了笑，赞许地望着我，过了一会，又笑了：是的。

他说：“这社会叫人发愁的事情可真不少，不过能怎么样？天气最热最烦躁的时候，所有知了总是一起叫。天气最冷的时候，风和雨总是一起来。如果我们担心面包落地，偏偏它就掉在地上，而且还是那有酱的那一面朝下。”

他嘿嘿地笑了起来。

我看到他吞云吐雾，样子格外欢喜，突然问他：“如果烟斗和机车，你要丢掉一样，你选择丢掉什么？”

他听了一怔，想了半天说：“这真难。不过，烟斗吧。”

他神色凝重道：“因为机车陪了我更久。”

外面突然下起雨，噼啪啪越来越来大。老人有点发愁，他准备到平桥去。

“一起走吧。”我问他。

他思索再三，拒绝了我。

“雨还是会停的，而我还要再回来。”他说。

我先从车库出来，一路下坡，转入南山路，转弯向西而行，停在三岔路口等红绿灯。

长长的车辆队伍停滞在路口，这时我听见轰鸣的马达从身后传来，停在了我的身边，一个人转头对我笑。我摇下车窗，机车上的老人眉飞色舞地对我说：“怎么样，小兄弟，雨小了吧！”

我看到雨果然变小了，雨丝落在他的头发和眉毛、衣服上，他浑不在意，抖抖身子把它们都甩飞出去。

我们寒暄了几句，他转过来聚精会神地盯着前方。

9、8、7……红灯变绿，他叼着烟斗，像个罗汉一样趴在机车之上，样子夸张又炫酷。

所有事物停滞在他的周边，都在等着一辆破旧的机车启动。

他催动油门，机车向前方射出，好像率领着风雨、闪电、霓虹，率领着千军万马，在跋山涉水、翻山越岭。轰鸣的机车马达盖过人间喧嚣，转动的车轮碾过滚滚红尘，一骑绝尘把一切风景和烦恼统统置之不理，抛诸脑后。

是啊，把耳朵贴在大地上，声色犬马，爱恨分明。

一辆机车没入大雾之中。

（作者系中国法官文联会员，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## 年俗

□杨小霜

村庄里的姓氏很多，根据姓氏的不同，过年的习俗也会有所不同。一些人是过早年，一些人是过晚年。过早年以凌晨12点为界，吃早饭的时间越早越好，大家觉得在来年能够诸事顺遂；过晚年便以中午12点为界，一般是煮好就开始吃。对于吃年夜饭，大家都吃得越久越好！

按照习俗，杨氏家族一直遵循着过早年的习惯。每年腊月的最后一天父亲和母亲都不睡觉，会一起准备一大家子的过年所需的各种吃食，炖鸡、炖猪脚、炸油豆腐，等等，这样的琐事会从夜晚里持续到第二天的清晨。

每年过年，我都不是被父亲煮的肉香味馋醒的，而是被花格窗外石头坝子上的鞭炮声闹醒的。只要鞭炮声消失，偏房外就会传来父亲的声音：“霜丫，起来得了，我们过早年，今天要早点儿起来吃饭！”

“老汉儿，外边天都还没有亮，起来这么早做啥子，冷得我打哆嗦！”门一开，年的味道就从父亲的身上传了过来，父亲先是对我傻笑着，而后把在火塘上烤暖和的毛衣放在我的身边说：“穿好衣服起来吃你最爱的酥肉和猪脚杆！”

卧室跟吃饭的房间紧挨着，在小木屋里能听见母亲在碗柜里拿碗筷的声音。我穿着厚厚的棉袄从屋子里出来的时候，整个村庄里的孩子已陆续起床了，起床的号令是自家门前的鞭炮声。起先是村庄最里处的鞭炮声开始响了，紧接着整个村庄的鞭炮声就开始响了起来。这声音像一首宏伟的乐曲，这边落下，那边起来，气势恢宏，就连村庄里的每一寸泥土都能感受到这节日的欢欣。

父亲倒了一碗烧酒，母亲给我倒了一杯果汁，围着火塘，我们一家人开始庆祝这个团圆的节日。母亲总会给我们立许多规矩：不许喝汤，不许骂人，不许哭……最重要的是，吃年夜饭要慢，吃得越慢，来年的福气就会越多。我对母亲的话并不在意，只单纯地好耍，总是用最快的速度将碗里的饭扒完，然后去找村子里的小伙伴们玩耍。等我同小伙伴们玩累了回家的时候，父亲跟母亲还在吃年夜饭。

许多年了，我的心底一直有一个困惑：为什么我们村庄的人要那么早起来做饭吃，而隔壁村庄的人却要下午吃。父亲用手轻轻地刮了刮我的鼻子说：“那还不是因为你姓杨，隔壁村庄姓黎啊。”

“姓杨又怎么了嘛？”我把嘴唇嘟得高高的！

“姓杨的人好吃啥，所以要彻夜地做饭啊，还要在天没亮就吃啊！”我对父亲这个解答显然是不信服的。于是在嘴里嘀咕着：就知道骗小孩！

爷爷喝了一口烧酒，对着我说：“你想听一个故事吗？和我们家族过早年有关的故事！”爷爷的脸很红，那种红里边带有村庄的沟壑和岁月的风霜。

爷爷放下了手中的筷子对着我说：“在以前啊，每一个姓氏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呼，姓张的称清河堂，乡里街上有个大夫的门口挂了一块匾叫清河堂诊所，那这个人铁定姓张！当然啦，我们姓杨，你外边只要说弘农堂，那别人就知道你的姓氏啦！”

我坐在火塘边，静静地听着爷爷给我讲着，爷爷的声音有些颤抖，有点儿像风声拂过树枝的那种感觉。爷爷端起碗，喝了一口烧酒：“以前的杨氏家族是一个十分团结的家族，大家都住在一个部落里，一起劳作，一起吃饭。直到有一年，部落发生了一件事儿，部落里的男子要在大年三十那一天全员出动，抵御外敌。为了给部落里的男子加油打气，部落里的女子们不眠不休，杀鸡煮鸭，炖猪蹄，洗腊肉。天还未明，大家吃了这一顿饭便出发了……”

“后来呢，后来怎么样了？”我迫切地问爷爷。此时的爷爷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父亲则说：“后来就每年过年天没亮就喊你起来吃早饭喽！”

年的脚步越来越近，自从为人妻后，我已许多年没有过过早年了！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